

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

门陈鲁民

老子说,上善若水。

孔子说,智者乐水。

水是生命之源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水是水、木、火、土、金五种元素中排名第一的元素。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”,无怪乎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哲人都对水情有独钟。

水有很多表现形式,冰、雪、雨、雾、霜、凌,其实还有酒。当然,从水到酒的转化形式更复杂而漫长,发酵、蒸馏、勾兑、窖藏,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,白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和水,“粮为酒之魂,水为酒之血”,所以酒又称酒水。

老子是个好酒之人,“饮可百觚”,也善于酿酒,还用美酒招待过孔子,大醉后的孔子悟出了“唯酒无量不及乱”的道理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记:“八月剥枣,十月获稻。为此春酒,以介眉寿。”老子酿酒,多以新谷新稻做原料,冬酿而春熟,就是为了“以介眉寿”,即健康长寿。没想到,他的酒香居然绵延至今,生生不息,在他身后2500多年,他的诞生地就有个著名酒厂,在虔诚地师法他的哲学,践行他的自然观,把他的酒文化发挥到淋漓尽致。2012年的最后一天,河南作协的一群作家,就是在河南鹿邑宋河镇宋河酒厂里度过的。

雪后放晴,天高云淡。从郑州驱车赶到这里,已是正午时分,酒厂杨总热情宴请各位作家。酒上来了,是50度的国字宋河,酒瓶通红,造型优雅,状如红衣少女,亭亭玉立,体态婀娜,头顶金色冠盖,肩披漂亮纱巾,看一眼就让人心旌摇曳,有惊艳之感,不知怎的,我脑海里突然冒出琼瑶的一句歌词:“绿草苍苍,白雾茫茫,有位佳人,在水一方。”

好酒要仰仗好水。中国的知名好酒,无一例外都分布在一脉天然好水之畔,盛产好酒最多的不外乎三大水系:金沙江、赤水河、淮河。而宋河粮液就位于淮河名酒带的源头,说到酿造宋河酒的好水,这里还有一个神话故事哩。得道成仙的老子,发现鹿邑久旱不雨,土地干裂,庄稼枯死,就急命青牛下界帮忙,用牛角在黄、淮之间犁出一道沟来,这就是有名的宋河,不仅解了百姓燃眉之急,而且用此水酿酒,醇似甘露,味比琼浆!老君台上大殿中有副对联叫“一片绿波飞白鹭,半空紫气下青牛”,记载的就是这个故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著名书法家费新我来此参观,感慨之余,也欣然留下墨宝,以记此事:“老聃犁下宋河冽,大匠瓮中粮液香。”

把美酒比佳人,则似乎有些唐突,其实,细想起来也是颇有些道理的。已故著名作家李准品过宋河酒后,大加赞赏,说其“香得庄重,甜得大方,绵得亲切,净得脱俗”,如果我们把庄重、大方、亲切、脱俗几个词拿出来描绘佳人,会想到谁呢?班婕妤、王昭君、蔡文姬、谢道韞、李清照、朱淑真、林徽因,似乎都很像,

才貌、德行、举止都有些影子,但窃以为最接近这四个标准的还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钗。宝钗是大家闺秀,貌美如花,举止庄重,落落大方,对人亲切,高雅脱俗,且喜酒、懂酒,善饮多量,酒风正,酒令也行得好,引经据典,出口成章,贾府从上到下都喜欢她,就连“情敌”林黛玉也对她佩服不已。依我所见,如果把宋河酒比作薛宝钗那样的佳人,倒也颇为恰如其分的。

我还正在恍惚走神,酒已过三巡,几杯佳酿下肚,作家们的话匣子打开了,海阔天空,谈古论今,但都不离一个“酒”字。俗话说,无酒不欢,有酒则喜,几乎每个河南人都有一段与宋河酒的故事,作家们自然也不例外。省作协主席李佩甫的儿子结婚,作家们纷纷前来助兴,喜宴就是用的宋河酒。以写“老郑州”而闻名的作家赵福海说,前不久,他为庆贺新作问世,举行酒宴,10个人喝了6瓶宋河酒,兴犹未尽。善写“怪味小说”的作家陈铁军也是个资深“酒徒”,借着酒意,不无调侃地说,他从几元钱一瓶的鹿邑大曲喝到几十元一瓶的宋河粮液,又到几百元一瓶的国字宋河,几十年来,可没少给宋河酒厂作贡献,希望酒厂尽快上市,他好炒宋河股票赚上一把。妙语引得哄堂大笑,笑声中,铁军又浮一大白。

说到我与宋河酒的渊源,还得略拐个小弯儿。我原来在湖北大山里当兵,年轻时就喜欢喝酒,那地方本没啥好酒,而且还要凭票买,最艰苦时,为解馋,有一年过年时,我曾喝过医药酒精,那味道就可想而知了,火辣辣的不说,还头疼了好几天,像生了一场大病。我老家在山东,父亲没别的嗜好,就是好喝酒,穿衣不讲究,吃饭也可以凑合,但对酒很挑剔。因而,我每年去探亲,都要给父亲带酒。那年初,我几乎把河南的名酒带了一个遍,比来比去,最后老父亲发话了,以后就给我买宋河,这酒对我的脾性,我喜欢。

同行几位女记者,一开始还颇矜持,扭扭捏捏,几杯宋河下肚,便“原形毕露”,或开怀畅饮,或妙语连珠,那酒量之大,酒风之豪爽,连须眉丈夫也自愧不如。美女劝酒更是魅力无穷,不知不觉,喝得有些高了——我提醒自己。醉眼朦胧里,我看着这几位脸色酡红的“佳人”,不由胡思乱想,这个像薛宝钗,那个像史湘云,这个是花木兰,那个是李香君。心想,文人下笔要靠好酒激发灵感,女人也要靠好酒滋润美色,有些原来没觉得多出众的女



文学豫军参观明道宫

子,有几杯好酒,也会变得艳如桃李。脍炙人口的京剧《贵妃醉酒》里,唐玄宗不就特别喜欢醉酒的贵妃吗?听听梅兰芳那经久不衰的经典唱词吧:“海岛冰轮初转腾,见玉兔,玉兔又早东升。那冰轮离海岛,乾坤分外明,皓月当空,恰便似嫦娥离月宫,奴似嫦娥离月宫……”

于是,翩翩佳人、一方好水、优质稻粱、醇香美酒,就这样在老子故里相遇、相知、相亲、相近,创造奇迹,开发幸福。浮想联翩之际,我耳边似乎又隐隐约约响起出自琼瑶之手那如泣如诉的歌声:

我愿顺流而下,
找寻她的足迹。
却见仿佛依稀,
她在水中伫立……



作家们参观宋河酒厂,探讨文学与酒文化。



翁观祭君台



作家向酒厂工人了解酿酒过程。本版照片 记者 张雅飞 摄

水善利万物而不争

□刘海燕

们再也找不到释放与表达的方式?”而他本人就是一个以酒当水的人,没有酒坐在那里就有些枯。我这个对酒毫无亲切感的人,酒文化的局外人,时常与时落后地感到,过多的酒在降低着我们生活的质量。

在宋河酒业的作坊里,我看见了粉碎的五谷——高粱、小麦、大米、糯米、玉米,据说这些粮食来自东北黑土地和豫东。正在蒸煮酒曲的师傅指着窖池告诉我,他们还是用古法制曲,首先用优质小麦在伏天天然发酵,再把蒸煮后的酒曲放到窖池经6个月的高温发酵,仅这两个程序,都要8个月呢。我们只是到此一游,那个漫长的过程是看不见的。

在一个巨大的库房里,存放着制好的固体酒曲,像砖坯一样,齐整地码着,顶梁立地,气势恢弘。那曲砖拿起来很轻,有空灵之感,因为稻壳占很大成分。整个库房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,那些稻壳像是被施了魔法,被粘固在里面,它们在等待温暖发酵的时日。

原来,粮食、稻壳和水是一天天变成酒的,在高温之中,在时光之中,粮食、稻壳和水的魂,妙化成酒。

在乘车去老子故里太清宫朝拜的路上,远远看见一条河流,水清且旺,在今日乡间遇到这样的河流,已超出想象。据导游说,那是涡河——淮河的第二大支流,这条河使今天的宋河粮液有了相称的背景;更重要的是,这样一条河,让人去接近老子的千古名句: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

鹿邑县宋河镇(原名枣集镇),能成为我国著名的传统酒乡,应得益于那里清澈的水系吧。宋河酿酒,始于春秋,盛于隋唐。孔子曾由曲阜至此问礼于老子,酒醉枣集,留下“唯酒无量不及乱”的箴言。老子的存在,让历史上

跨越千年的八位皇帝亲临鹿邑,以当地酒朝拜老子,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酒的传承史。
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。

太清宫遗址景区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国家4A级景区,面积比想象的要大得多,但除了我们一行人,没有见到其他团体游客,更显得院落的空阔。只遇到一个香客,她向大家借火燃香,不知是这些作家都戒了烟,还是在老子府上心怀敬畏,大家面面相觑,都说没带打火机。后来我问她从哪里来,她说从淮阳来;我说,你怎么知道来这里呢?因为,如果不是《郑州晚报》的邀请,作为靠书吃饭的本省人,我可能一时还想不到这里,一个并不知道老子在世界上的意义的妇女,却独自一人跑来朝拜,其神情之安然,就像在自家院里一样。她有些神秘地指着心口说:“它让我来的。”

她这一指,让我满心羞愧。我想不起有多久了,在各种混合声的包围里,我已经听不清哪个是属于自己心的声音。因此,拜访先贤,研读先贤很有必要,也许他能帮我滤掉杂质。

虽然在此之前我也知道,《道德经》已被译为多国文字,被许多大哲学家如黑格尔、海德格尔,大作家如托尔斯泰、泰戈尔研究过、引用过、赞赏过,但还没有看到过那些版本,没有看到过大师们聚在一起的话。在太清宫的一面墙壁上,隔着玻璃罩展示着各国版本的《道德经》,虽然只是封面图片,但由于很集中,设计风格奇异,带有各国风情,亦很开眼,很值得翻拍。我把它一一拍下来,还把托尔斯泰1884年日记里的一句话也拍了下来:“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。”

我想,以后外地文友来河南,一定要带他们来老子故里,品宋河酒。

2012年的最后两天,我随一群文友一路向东,车过兰考、商丘,

窗外大地上的雪意越来越浓,雪野里豫东的村落多少还像村落,一家一户自然散落着,没有千篇一律的城市化特征,就这样,漫不经心地看着,高速公路旁一幢高高的广告牌“老子故里”惊了我的眼睛,老子的家乡到了!对这片即将到的土地,无论用怎样肃穆的词语表达心情都不为过。宋河酒业居然在这片土地上。

我们先去看了宋河酒业的生产基地。在此之前,所有的白酒对于我都是白酒,连水都比不上,我时常屏住呼吸把家人喝剩的半瓶半瓶的白酒偷偷倒掉,哪怕它是真的什么好酒,因为我不喜欢酒味。因此,我总是成为酒桌上唯一不喝也不站起来——敬酒的人。这些话听起来就不妙,因为这意味着,你作为一个中国人,不懂酒文化,不具中国式社交的能力,融入不了群体,还意味着你人生的少味,等等。为此,我还真反省过,原因何在?除了身体对酒精的不接受,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心理原因。我看到无数中年男人的胃、肝脏、心脏、血管被酒毁坏,由内及外,眼帘、嘴唇、脸色,被侵袭成褐青色,然后是思维和记忆的迟钝;他们还会把身体接受不了的酒后污物,抛洒给城市的人行道。我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一个心理医生朋友:“难道除了酒,人